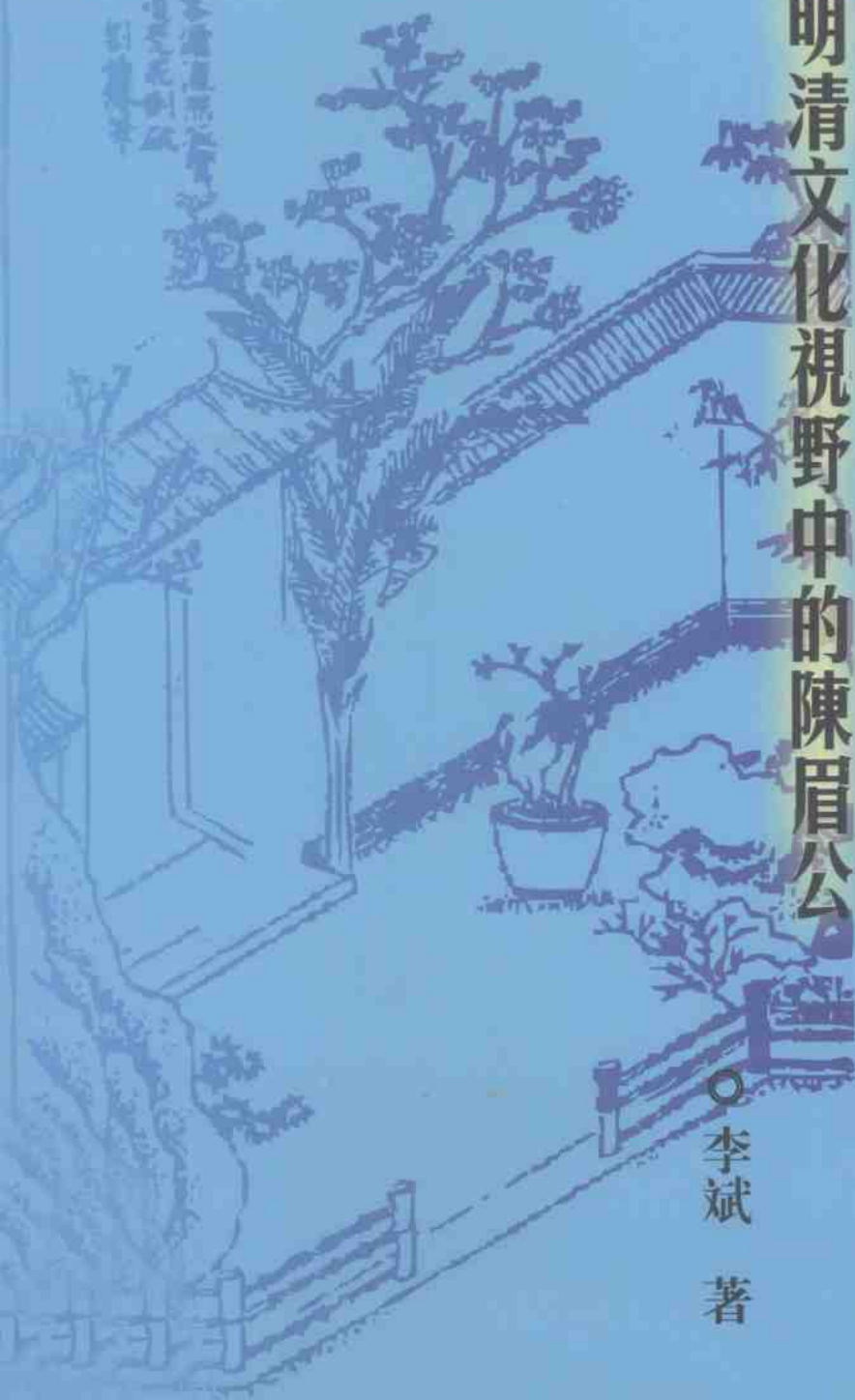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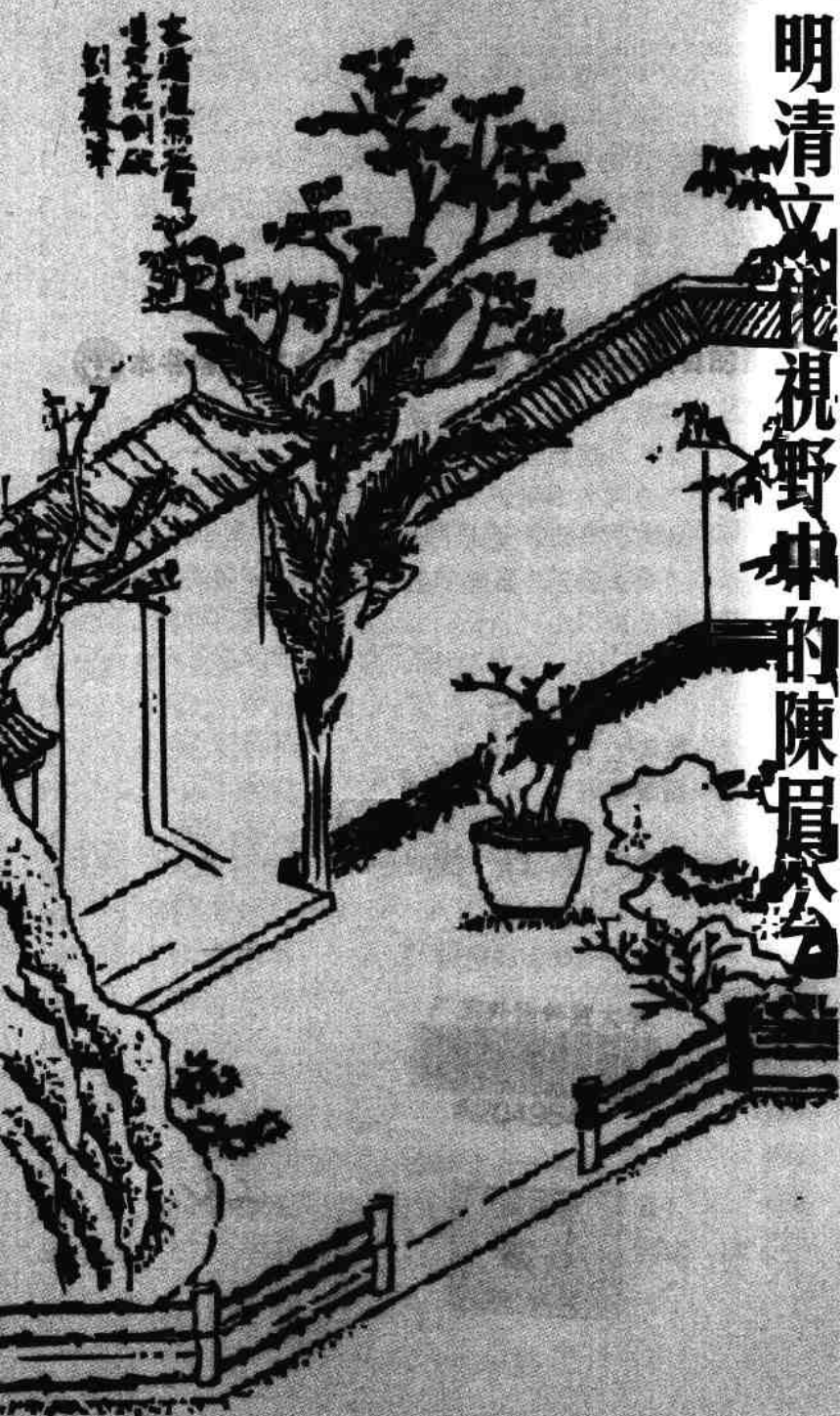
明清文化視野中的陳眉公

○ 李斌 著

本書選錄陳眉公
遺著及後人評述
劉世英評



明清文苑視野中的陳眉公



本圖選自
《陳眉公集》
卷之六

明清文化视野中的陈眉公

作者:李斌

责任编辑:张克伟

出版发行: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

印刷:香港金晖印刷厂

版次:2007年9月第一版

印次: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:150千字

印张:9

印量:1-1000千册

开本:889 1194 1/32

书号:ISBN 957-9128-42-1

定价:35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导 言	1
第一章 “长笑鸡群，永抛蜗角”：陈眉公之生平与归隐	5
一 家世与进学	5
二 归隐	9
第二章 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：陈眉公著作考述	14
一 原创作品	15
二 编纂、评注、校订作品	29
三 存目、疑目、伪目	36
第三章 “飞来飞去宰相衙”：陈眉公交游考述	57
一 达宦、乡贤、文人	57
二 “娄东四王”及其子弟	68
三 方外及门生	73
第四章 “遗荣一世，偏自关情”：陈眉公济世理想与隐逸情怀	79
一 概述	79
二 济世理想	87
（一）心系民瘼，关怀地方	88
（二）提倡孝弟，表扬节烈	89
（三）看重历史，精心于史学	90
（四）主张文以载道	91
三 隐逸情怀	94
（一）淡泊随和的性情	94
（二）特立独行的人格	96
（三）清心寡欲的修身哲学	98
（四）圆通的处世哲学	100
（五）畏祸心理	101
四 余论	102

第五章 “经纶宗匠，藻绘名流”：陈眉公的文学创作	110
一 散文	110
(一) 评论历史与时事，臧否古今人物	111
(二) 歌颂真情至性，标榜独立人格	115
(三) 描绘闲适隐居生活，寄托隐逸情怀	122
(四) 品题他人诗文，表达独特志向、旨趣 ...	129
(五) 杂谈诗文书画、读书处世等，品味艺术人生	133
二 诗词	142
(一) 诗	142
(二) 词	153
第六章 “山人”“竞述”，“矫言幽尚”：陈眉公与晚明文风	157
一 陈眉公与晚明小品	158
二 晚明文学的功利化	167
三 陈眉公与晚明文学思潮	173
(一) 异	176
(二) 性灵	178
(三) 独创	181
(四) 淡	182
第七章 “通隐居成市，风流白石仙”：陈眉公与晚明士风	185
一 晚明世风的变迁	186
(一) 奢靡	188
(二) 逾制越礼	193
二 陈眉公之“隐”与晚明士人心态	195
三 陈眉公与晚明山人	204
(一) 晚明“山人”之名实	204
(二) 陈眉公与晚明山人	210
四 陈眉公与晚明士人好尚	216
(一) 冶游	217

(二) 刻书	221
(三) 雅玩	223
五 陈眉公对晚明世风、士风的批判	227
第八章“名盛则责望备，实不副则訾咎深”：明清人对陈眉公的 评价与接受	234
一 眉公之盛名	234
二 称谓与品行	239
三 学问与著述	248
参考文献	255
附录：陈眉公别号室名略考	268
一 眉公、麋公	268
二 空青公（子）、清懒居士、无名钓徒	270
三 宝颜堂、晚香堂、白石山房	271
四 关于“绿野堂”	273
后 记	276

导 言

陈眉公（继儒）是晚明最为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，他是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书画家、评点家，也是大山人、大名士、畅销书编纂家、出版家……，在当时文坛上与士林中地位显赫，并对晚明文风、士风产生重要影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晚明“道学侈称卓老，务讲禅宗。山人竞述眉公，矫言幽尚”，将陈眉公与李贽并列为影响晚明士风的两大关键人物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称“眉公之名，倾动寰宇，远而夷西土司，咸丐其词章；近而酒楼茶馆，悉悬其画像。”可见眉公是当时上流社会与普通民众的共同偶像。眉公经历丰富，思想博杂兼通，修养全面：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、术伎稗官、清玩清赏，无所不晓；其为人自如地周旋于隐逸与应酬、清高与世俗之间，其人生态度对文人影响甚大；其交游甚广，和七子、竟陵诸派诗人及晚明多数著名文人都有交往，见证、参与并影响了万历以后整个晚明文坛的发展演变。陈眉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意味深长的典型个案。研究眉公意义重大，它不仅有益于全面深刻地认识晚明文学，也有助于认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。

明末清初对眉公评论甚多，但在乾隆朝后，眉公颇受攻击，其人品被讥为“隐奸”，其作品被四库馆臣或禁毁，或存目，无一正选。终清之朝，眉公一直受到长久的冷落。清人对眉公的定位影响深远，钱基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《明代文学》中

论“明诗”曰：“……后七子王世贞乐府古体，卓尔名家；李攀龙七言近体，高华矜贵，未尝不各有所长，但其它锻炼未纯，摹古人甚，而谢榛、吴国伦、徐中行、宗臣、梁有誉等辅之，沿袭雷同，致来攻击之口，于是变为公安之轻隽，再变为竟陵之僻涩，三变为陈继儒、程嘉燧之纤佻，而每况愈下矣！”^①其评价与乾隆四库馆臣的观点如出一辙。而张仲谋写于二十世纪的《明词史》，仍说眉公“好名而称隐，刻意作名士而作逃名之态”，其词作“有以隐邀名之意”。^②其评价未出清人窠臼。至今不少文章提及眉公时，亦是一幅清人的口吻。

但早在十九世纪末，眉公就被有的研究者注意，且有较高的评价。^③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文坛曾有过一阵晚明小品热潮，陈眉公的一些著作如《白石樵真稿》、《晚香堂小品》、《古文品外录》等得以再版，施蛰存、王英等人的晚明小品选集都入选眉公小品，视眉公为晚明小品名家。方孝岳初版于1934年的《中国文学批评》把竟陵派与陈眉公合为一起，辟“竟陵派所求的‘幽情单绪’和陈眉公的‘品外’观”专章^④加以论述，充分肯定陈眉公选文的“品外观”。施蛰存在1935年出版《白石樵真稿》时，未附有一篇《跋》，认为眉公的作品

^① 《明代文学》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。

^② 《明词史》，人民文学2002年版，第231—233页。

^③ 窦警凡在《历朝文学史》中指出，明代文风至中叶以后，分化为袁宏道、屠隆、陈继儒的娱情派，眉公被视为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同样创作风格的大家。据周兴陆《窦警凡〈历朝文学史〉——国人自着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02年1月16日。

^④ 卷下，三十八章，三联书店1986年版，第177页。

“芬馥清快”，可“荡涤口齿秽浊”，^①评价甚高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眉公研究在台湾较受重视，如李凤萍、王秀珍等人的硕士论文都以眉公为中心进行研究。李凤萍的《晚明山人陈眉公研究》较为系统地考查了眉公的生平、交友、著述、文学观念等问题。但总体上的论述显得单薄，对眉公思想、文学创作等没有深入考查，亦很少联系晚明整个社会文化风气来讨论眉公的人格、思想、创作等。

相形之下，大陆方面眉公研究比较冷清。长期以来明代文学研究重点是小说戏曲，诗文研究非常薄弱，且多集中在七子、公安等文学流派。像眉公那样成就不限于文学，而且又超越流派的文人难免受到冷落。解放后，一般的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史著作都对眉公避而不谈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一些学者发表了研究陈眉公的论文，然数量甚少，且多集中于对其小品文的研究；另外在一些学者专著中也偶有涉及，然总体而言，目前大陆学术界对陈眉公尚未进行系统、深入的研究，读书界对陈眉公了解甚少。陈眉公可以说至今还是一位被现代人所淡忘、漠视的晚明大家。

眉公的思想是复杂的，有论者以为眉公一生隐逸，是出世的、超脱的。但多读几篇眉公的文章，就会发现眉公身上所具有的济世理想是何等急切。眉公一生屡辞征辟，又有论者以为他非常洒脱，殊不知，他洒脱的背后还深藏着矛盾与不平。

眉公在晚明的地位和影响同样值得关注。以眉公为个案来

^①《白石樵真稿》卷末，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。

分析他与晚明文风、士风的关系很有意义，而借助眉公来认识晚明山人、晚明士人心态、晚明审美风尚、晚明文学风气等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。明清人对眉公的评价与接受，则与明清人学风、审美风尚的时代变化密切相关。

总而言之，眉公的研究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，具有广泛的研究空间。其生平和著述还需要进一步梳理、考证，其作品还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把握，其思想还需要更为深入的体味、探析。而眉公与晚明文风、士风的关系、明清人对陈眉公的评价和接受等问题则是全新的研究领域。笔者不揣浅陋，试图从原始资料入手，对上述诸方面作一个更为深入的探究，以期对眉公有个新的、更为全面的认识。限于水平、时间，粗疏、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不吝赐教。

第一章 “长笑鸡群，永抛蜗角”：

陈眉公之生平与归隐

松江，濒海为郡，襟湖带浦，西南错壤嘉禾，西北毗连苏太，其山川逋遁而清妍，其人物轩豁而俊伟，其种植之盛，财赋之繁，雄视江表诸州，为东南一大都会。有明一代，松郡“元魁继出，文献甲于天下”，（吴履震：《五茸志逸随笔》卷七）其中以文章勋业名海内者，比肩相望，可谓盛矣。晚明大名士大山人陈眉公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个案，在松江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。

一 家世与进学

陈眉公（1558—1639），名继儒，字仲醇，松江华亭人。其先世今已无法详考，盖寒微无闻矣。（据陈梦莲编《眉公府君年谱》，仅可知其祖父名曰陈怡松）陈父曰陈濂石，生于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卒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享年八十又四。家赤贫，纳朱氏，三十九岁始生眉公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许陈眉公解青衫为逍遥布衣。眉公请罢诸生之日，日高犹未起，遂语眉公曰：“咄！鸡肋在而口，欲吐则吐耳！”^①又，陈父尚谓眉

^① 王衡：《寿陈濂石先生序》，《缙山先生集》卷六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本，集部178册。

公曰：“丈夫自有志，长安尺寸地，人取尔须弃，……少可一月十朝醉，我醉儿扶，儿寒母衣，有儿在膝，花在眼生，愿与儿共脯糜。”^①其洒脱如此！眉公既得请，或有唁陈父者曰：“翁慎无戚戚，如翁之未有仲醇时也。”陈父笑曰：“不然，吾今日始有吾儿耳。”陈氏父子之言行，在华亭一时传为美谈，王衡慕其风仪，称曰：“陈先生父子相忘于道德常如婴儿、孩稚，自为媛媛姝姝，父醉子扶，子歌父啸，羞其葵藿而有牺牲之甘，服其缁絮而有纨黻之华。不复知天地间有可喜事，忧患何从而生？忧患无从生，则千百岁之日，犹今日之日也！”^②

生母朱氏，陈濂石以原配无所出，纳为妾，育有继儒、缙儒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卒。王衡有《祭陈仲醇母文》，（《缙山先生集》卷二十）于其生平，仍语焉未详。

兄绍儒，字翼龙，本姓绍，陈濂石受故友绍氏托，遂视为螟蛉，改名绍儒，以示不忘其本也，补华亭增生。眉公十一至十六岁间，曾就傅于绍儒。眉公执友于之爱，终生不渝。弟缙儒，字叔真，生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卒于天启四年（1624），年六十又三。府庠生。万历九年眉公馆于姚，率缙儒以从。

妻，卫氏，生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卒于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年六十又四。万历七年于归，时当陈濂石嫡室之病，卫氏日夕裹药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似未有新婚也。眉公生平无姬贰，与卫氏庄敬如宾。眉公少食贫，十九在馆，不问生产，间一抵家，宾至如归。当樽虚罍耻，卫氏则脱簪珥继之。卫氏侍奉公

^① 王衡：《赠陈濂石先生歌并序》，《缙山先生集》卷四。

^② 王衡：《寿陈濂石先生序》，《缙山先生集》卷六。

婆，必欲得其欢心；布衣蔬食，率先恭俭；亲从机杼，以佐不给。是以眉公无内顾之忧。临逝前三日，勒简遗簪堕履，分赠亲族子姓及童仆，执丧布素，纤悉无遗。董其昌《陈征君原配卫孺人六十叙》谓其有三贤：始当继儒才名方噪，不难为孟光之劝隐而勤身家，此其一也；继儒中岁，曾不艳羨富贵，无憔悴可怜色，此其二也；晚岁则为庞公之偕隐，屏居肃穆而有林下之风，此其三也。^①育有梦莲、梦松、梦草三子，并有女适汤大节。

长子梦莲，字古澹，生于万历十年（1582）。万历三十二年入华亭县庠。万历二十七年娶孟氏，未几孟氏亡，万历三十七年继娶金氏，天启四年育有仙觉。次子梦松，生于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。三子梦草，字山贤，生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。眉公谢世后，梦莲、梦松、仙觉编有《陈眉公先生全集》六十卷，卷首附有陈梦莲编《眉公府君年谱》。

婿汤大节，字半李。眉公初见之，即赏其奇颖，遂以女字之。万历四十四年，汤大节赘陈氏，娶眉公女。辑刻《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》二十四卷行于世。

孙仙觉，字天爽，生于天启四年（1624）。眉公晚年得孙，甚爱之。出就外傅，手删《大学衍义》、《诗谱》、《史约》、《孙武》诸书，日夕面训之，偶见有异书、异人、异事，辄命求之。崇祯九年（1636）眉公犹撰时艺十余首，从枕上口授仙觉。仙

^① 董其昌：《容台集》卷二，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本，集部32册。

觉才气英迈，甫系髻龄，熟于史学。^①后以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入郡庠。

眉公家世，自仙觉以下，便隐微难知矣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眉公歿后，其故宅清初陈氏犹居之，至顺治癸巳（1653）章绶臣赁居，数年迁去，自后不可考矣。^②清嘉庆朝宋如林修、孙星衍、莫晋纂《松江府志》，卷七十七《名迹志·第宅》犹载：“陈征君宅，在慧灯桥西北门，有额曰山中宰相。”

眉公四岁即知字学，五岁陈濂石膝上授书，辄成诵，六岁入小学受业于钱公，九岁受业于周云汀，周为里塾师，颇好吟咏，杂蒔花竹篱豆。夏月露坐，孤吟其下。眉公晚必往侍，相与煮茗问难，窃意诗词。眉公十岁，毛诗、书义皆通达。十一岁，就学于绍儒。十三岁，始习举子艺，旁及五经、子、史，慕《战国策》，不得睹，从总戎家借之，后手摘一册以藏。

万历元年，眉公十六岁，绍儒辞陈濂石曰：“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，其天姿英敏，才情横发，吾且当拜下风，敢冒师耶？幸择名师，无负重委。”（《眉公府君年谱》）是故，眉公遣入城，北面绳武何先生（名三畏，字士抑）为师。此后，眉公博综六籍百家，晚必挑灯，手一编，不鸡号蠹竭不就寝。

眉公二十一岁就童子试，华亭邑侯杨公奇赏之，曾任嘉靖隆庆朝宰辅、眉公之同邑徐阶，亦亲为延见，因讲时习之学，

^①《皇明经世文编》凡例，明陈子龙等辑，明崇祯云间平露堂刻本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。

^②《漱芳斋诗话》，转引自《南来堂诗集》补编卷二，民国1940年王培孙校辑本。

眉公二十一岁就童子试，华亭邑侯杨公奇赏之，曾任嘉靖隆庆朝宰辅、眉公之同邑徐阶，亦亲为延见，因讲时习之学，叹服不置。是年严寒，文宗驻节宜兴，冰坚不得前，眉公白毗陵徒步而赴，名在第七。

眉公二十三岁馆于王昇之家，一时同社如唐文恪、董其昌、方学宪、何士端，每试必互相冠军。眉公二十五岁馆于姚元龙家，八月赴棘围于南都，不第。二十七岁，馆于娄江王锡爵家，科录见遗后，以遗才观场，遂视功名如嚼蜡矣。明年，与王衡同赴应天京兆试，罢。^①

二 归隐

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眉公年二十九岁，呈告衣巾，谢去青襟，一郡之人皆惊，郡侯喻公及诸荐绅再四慰勉，不能夺。即文宗亦咄嗟为异事。其《告衣巾呈》云：

例请衣巾，以安愚分事：窃惟住世出世，喧嚣各别，禄养志养，潜见则同。老亲年望七旬，能甘晚节；而某齿将三十，已厌尘氛。生序如流，功名何物？揣摩一世，真拈对镜之空花；收拾半生，肯作出山之小草。乃稟命于父母，敢告言于师尊，长笑鸡群，永抛

^① 陈眉公：《王太史辰玉集叙》，《皕山先生集》卷首。

蜗角，读书谈道，愿附古人。复命归根，请从今日。
形骸既在，天地犹宽。偕我良朋，言迈初服。所虑雄心壮志，或有未堕之时，故于广众大庭，预绝进取之路。伏乞转申。^①

弃巾后，眉公结茅小昆山之阳，买乞花场，乞四方名花以祀二陆，修竹白云，焚香宴坐，其间豁如也。后就馆于沈太仆、杨继礼、徐阶、王士骥、项扈虚等人处，以维持生计。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，吟啸忘返，足迹罕入城市。眉公原本赤贫，仅藉馆课、笔润之费以养亲，后声名渐隆，其编纂之书流传远迹，而征请诗文者无虚日，其家境遂渐殷实。又常得好友赠山田，故得以构亭筑园，终日以诗文书画自娱其间。

眉公解青衫后，绝不与户外事，但有关旱潦转输事、或大不利于民与国者，乡衮喁喁不敢出，眉公慷慨弗顾，缕缕数千言，委曲辨析，洞中肯綮，往往当事动色，嘿夺其意而潜寝之。^②兹略述如下：

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，松江大祲，眉公上书政府，请蠲赈；（《眉公府君年谱》）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松江十室九空，将有揭竿而起者。眉公急告当路请蠲，请蠲不得，遂请赈；请赈不得，遂请煮糜救荒。于是，华亭、青浦二邑，设粥局于乡城，日给粥百余锅，计四十日方竟其事。眉公有《煮粥条议》，^③于

^①（清）王应奎《柳南续笔》卷三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83页。

^② 卢洪澜《陈眉翁先生行迹识略》，《眉公府君年谱》附。

^③ 《全集》卷五十九收录。

煮粥救荒之大端末节，纤悉毕具。

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鲁斋章公欲扩西南郡城，相土度材，历有成算。眉公虑其设处浩繁，又值民穷财绌，且城内外之塚墓居房多所未便，莫若以金山卫改州改县，较易于城，于是作《金山卫议》。

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眉公七十五岁，时松江白粮解户内，有点充惠桂二王禄米者，一承此役，无不破家殒命。眉公远稽古典，近察户部，堂批先创条议，上之郡邑，后复力请诸台云：“江广之米甚贱，而反以三吴贵米远输，江广顺流而下，三吴逆溯而上；此运有部院光禄成规，王府则群罔横梗勒索，其害不能殚述，况吾松有次白而无上白，则二王玉粒之供不在是，莫如折价解之彼处。布按移文二府，庶解户无交纳之苦，有身家之幸矣。”后赖当路俯从，具疏得请，而松禄米之烦得以解也。（《眉公府君年谱》）

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眉公八十一岁。时值松江流寇披猖，中丞直指檄有司拆毁城濠民房，一时震动。眉公恳之方侯曰：“今若先卸民居，未防乱本，先示乱形，民心一动，将来不知究竟矣！”方侯俯从而止。（《眉公府君年谱》）

陈眉公栖身山林，不为名利所动，屡辞好友延请。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泾阳顾公及诸名贤招眉公入东林讲社，眉公谢曰：“愿士大夫有此行，不必有此名。”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，琴川耿侯新了山祠建絃歌楼，延四方理学名公开讲社，眉公以疾辞。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眉公六十岁，青浦县侯徐公举宾